

风物咏

倾听大地的呓语

曲树强

夜深人静时，我常独自走向茫茫原野，脱去鞋袜，让脚掌贴上泥土。那一刻，仿佛血脉与地脉悄然接通，一种沉静而深邃的搏动自脚心传来——那是大地的呓语，低回、绵长，如远古的吟唱，在耳畔轻轻回响。

初秋的夜露已悄然凝结，草叶微颤，露珠滑落，滴落在枯叶上，发出“嗒”的一声，像是时间在黑暗中轻轻叩门。风掠过玉米地、青纱帐，不是单一的“沙沙”声，而是层层叠叠的交响：高处的玉米叶相互摩挲，是细碎而清亮的“窸窣”；中层的玉米棒在风中轻撞，发出略带韧性的“吱呀”声；贴近地面的玉米叶则如绸缎拖地，是绵软的“簌簌”声。这声音不疾不徐，与我呼吸的节奏渐渐合拍，仿佛我的肺叶也成了玉米地的一部分，在天地间一开一合。

远处山峦静默，却并非无声。松涛起伏，是它深沉的鼻息——风穿林而过，松针的震颤汇成一片“呜——呜”的低鸣，时而如叹息，时而如低吼，仿佛山在梦中苏醒。溪水穿石，是它清亮的脉搏。我蹲在溪边，看那水珠跳跃于石隙之间：大石阻水，水流劈开山石，发出“哗”的一声清响；细流滑过苔藓覆盖的卵石，则是“滋滋”的轻吟，如丝绸滑过肌肤；而水滴自山石上滴落潭中，那“咚——”的一声，余音悠长，仿佛时间在此刻凝滞，又缓缓扩散。我忽然明白，这水声的节奏，竟与我手腕处的脉搏隐隐相合——每一下“咚”，都像在叩击我生命的琴弦。

枝头有鸟鸣，草间有虫吟。夜莺在浓荫深处试音，初是几声试探的“嘀——嘀”，继而展开婉转的啼啭，尾音微微上扬，如银线抛向夜空；蟋蟀在石缝中拨动翅膀，发出“唧唧唧唧”的鸣叫，细密如针脚，织就夜的静谧；而金钟儿的叫声则更清越，是“叮——叮”两声一组，如微型的钟磬，在暗处敲响。泥土下，蚯蚓翻动，是极细微的“窸窸窣窣”，如指腹轻抚砂纸；树根在冻土中伸展，挤压着微小的空隙，发出几乎不可闻的“噼啪”声，那是生命在黑暗中无声的宣告。

这些声音织成一张细密的网，将我温柔包裹。我忽然明白，人声亦在这网中：牧童的短笛，吹出“呜哩哩”的调子，笛声的悠扬与鸟鸣相和；农妇在溪边捶打衣物，木槌击打湿布的“嘭嘭”声，竟与远处啄木鸟敲击树干的“笃笃”声遥相呼应；樵夫吆喝着“嘿哟”，那粗犷的尾音，在山谷间回荡，竟与风过山脊的呼啸同频。原来，我们的语言，也来自风的形状、水的流向、兽的呼号。当人开口发声，那声音里仍藏着山的厚重与河的婉转。我们的笑声，或许源于溪水的跳跃；我们的叹息，或许模仿了风过林梢的呜咽。

我曾见到一位须发皆白的老农，他缓缓蹲下，将耳朵贴在春天的田垄

上，侧耳倾听。问他听什么，他笑而不语，良久才说：“听种子发芽呢。”我屏息靠近，几乎什么也听不见。可当我静下心，将全部注意力沉入耳中，竟捕捉到一种极微弱的“噼——啪”声，如同干豆在火上爆裂，又似冰层在春阳下初融。那是种子挣脱种皮的声音，是根须刺入泥土的轻响。那一刻，他耳中所闻，或许正是大地最细微的呓语——破土之声，根须蔓延之音，万物在黑暗中默默相连的私语。这声音虽微弱，却比雷鸣更撼动人心，因为它诉说的是生命最初的契约：人，从未脱离土地而独存。我们今日的行走、劳作、欢笑与哭泣，其根基皆深埋于这无声的萌动之中。

城市里，水泥覆盖了泥土，车流淹没了虫鸣。每当雨落，落水管的滴水声仍能让我恍惚——那“嗒、嗒、嗒”的节奏，间隔均匀，竟与山涧滴泉如此相似。原来，纵使高楼林立，我们心底仍回荡着大地的节拍。地铁在地下穿行，车轮与铁轨摩擦的“轰隆——轰隆”声，沉闷而持续，如远古地脉的震颤在城市深处苏醒；风吹过楼宇间隙，发出“呜——呜”的长吟，那呜咽般的声调，与林间穿行的晚风毫无二致。我们建造城市，却仍以心跳回应着自然的律动。甚至，我腕上手表秒针的“滴答”声，那精确的节奏，也让我想起露珠滴落、水波扩散的自然韵律。我们自以为远离了荒野，可我们的感官深处，仍镌刻着对大地声音的原始记忆。

终于懂得，所谓“天人合一”，并非玄谈。当我的呼吸应和着林涛，当我的步履契合着溪流，当我的沉默聆听万物的低语——那一刻，我便是大地的一部分，如一棵树，一块石，一滴水。我们与山河共心跳，与草木同呼吸。

大地从未停止诉说。它在雪落时轻叹，那“簌簌”的落雪声，是它最温柔的呓语；它在花开时微笑，蜜蜂振翅的“嗡嗡”声，是它喜悦的吟唱；它在秋风里低诉别离，枯叶离枝那“沙沙”声，是它悠长的叹息。只要俯身倾听，那呓语便清晰可闻：人，不是自然的征服者，而是与它血脉相连的孩子。

这倾听，更是一种深刻的醒悟。我们常以改造自然为荣，却忘了我们本身就是自然的表达。我们引以为傲的智慧与文明，其源头不过是大地亿万年低语的回响。我们建造的桥梁，其弧度暗合彩虹；我们谱写的乐章，其节奏源于心跳与潮汐。

人不负青山，青山亦不负人。当我们的脉搏与大地的心跳同频时，当我们的耳朵重新学会听懂那古老而恒久的呓语时，和谐共生便不再是理想，而是生命最本真的回响。那回响里，有种子破土的力量，有溪流奔涌的欢畅，有山岳静默的智慧，更有我们自己作为大地之子，终归家的安宁。

晚秋的节奏

姜德照

一

晚秋是一种很慢很慢的节奏，缓缓地走，静静地走，走出一个又一个不一样的白天黑夜，走出了人们眼中不一样的景象和感觉。

到了晚秋，天开始缩短，夜逐渐漫长起来，露与霜在不经意之间混合在一起，有时打湿我们的鞋面。月光下的背影拉得很长很长，而脚底的落叶被踩得“沙沙”作响。

秋天是一个可以深浅划分的季节，开始是蝉鸣入初秋，然后是秋风送爽的仲秋，再就进入万物开始萧索的晚秋。就因为可以划分，所以这个季节的节奏好像走得不那么快，当我们看看树上的叶子和蓝天上的白云，就可以感觉出这个时节步履的声音，走得迟缓、走得沉重，也走出了一种那么恋恋不舍的感觉。人的心在这个时节也容易多愁善感起来，有一些惋惜，也有一些感慨，更多的是对时光已逝的一种别样的解读。无论我们怎么走，都走不出春夏那充满自信的轻捷脚步。

也许这个时节的人们已经走了尝试的欲望，开始习惯于回味和总结，回头往后看看，再往后看看，然后再看前面，冬季在眼前不会引起人们过多的遐想，谁也不喜欢自己的想象被冰雪冻结在一起。而我们都是不由自主地站在这个季节的地平线上，喜欢不喜欢我们都将与晚秋的夕阳对峙，此时的选择是一道无解的计算题，可我们不去解那些枯燥的方程式，我们还是直面明天，把红枫叶和众植物的叶子看成春花再现，把翻飞冬雪的季节看成又一个美好季节即将莅临的前奏曲。

当我们再次走进晚秋的阳光中，生命肯定会有更多别样的色彩，这需要我们看未来，看明天。

二

时令的车轮走过了三个季节，疲惫感无以言说，叶子是最好的语言。

春雨、夏雨经过的时候，每一枚叶片都被雨水清洗得脉络清晰，那一根根流淌液汁的叶柄和叶面，宛如人青筋暴露的手掌，在吞吐着人世间的阳光、空气、风云和雨露。无论是我们常见的杨树、法桐、柳树、槐树、银杏树，还是其他各色各样的树木，叶子无一例外都是塑造生命风景的一种最嘹亮的语言。只要叶子在树上，树木才不失人间最美的一道风景。叶子总要与树木一起高高地站着，直指蓝天，站成一种从不屈服的生命形象。

然而，每一种生命都会有年轮语言，叶子的年轮也许比树的年轮线少了若干的圈，就在第三个季节即将走完的时刻，一些叶子率先黄

了，一些叶子慢慢枯萎了，一些叶子在某个早晨开始扑簌簌地陨落了。尽管风可以呼啸，雨可以倾盆，都是那种大自然惯有的语言，而叶子始终还是那种沉默的姿态，不屈不挠地傲骄着。在一夜霜、一场雨之后，在无人注意的夜晚和某个时刻，把枯黄的叶子铺满了道路和一些角落。悲剧的英雄也是英雄，掉落满地的叶子始终是每一棵树站立在那里的一个强大的魂，即使匍匐在地，叶子也绝不萎缩、胆怯，而是以生命扑向大地的壮烈姿态，叶面朝下，叶柄朝上。那是一种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的献身精神。

晚秋的叶子落了，露出枝头的那些过早发芽的萌芽生命，肯定不会忘记吧？

三

没有人会否认，蓝天白云是晚秋的一道最美的风景。也许是港城特有的节律，秋天总是那么短暂，短暂得好像在一晃之间。也正是如此，这个时节的天和天上飘过的那些成堆成垛的洁白云朵，才那么让人一次又一次地凝神目视而不舍离去。

当所有的果实都灌浆饱满，孕育着等待收获的成熟；当所有的植物都开始抖落掉华丽的外装，开始准备迎接冬天风雪的凌厉，这个世界生命澎湃的激浪也开始进入了慢节奏，洁白得不能再洁白的云，开始跃上远远近近的天际，以一种炫目的洁白为蓝天使像。

有时候我会想，这些洁白的云朵可是冬日里白雪的使者，率先进入晚秋这个冬季的边际线，为我们送来某些消息和寓言？只有大雪天堆垒起的雪堆可以与这个时候的白云媲美，很难想象白色也能妆点风景。在七色之中，白色可能是最不起眼的一种色彩，而正是这种默默无闻的色彩，与被蓝色洗涤一新的天空一起，在东面西面、南面北面，与静止的山峦一起，塑造出我们可以自由畅想的许多空间和思想，也让我们对这个世界增添了许多的幻想和憧憬。正像山那面、海那面，是我们梦寐以求的世界，那么天那面、云那面，被洁白云朵灿烂掩映的世界，又是什么？你可以尽情想象，但不可亵渎，因为被蓝天衬托下那洁白的云，让我们的想象只能定格在卖火柴的小女孩和白雪公主身上，去发掘小矮人没有到达的那些童话故事里。

晚秋天上的云，真的很白，与白云在一起的天，是那么澄净的蓝，蓝得透彻，蓝得耀眼。蓝天与白云在一起时那种静止般的雕塑感，让我们为大自然的壮美点赞呐喊之余，对更美好的明天，寄予了许多的期待和憧憬的味道。